过个非遗年

千里之外的小团圆

■贺彬

“不如我们开车去大理过个年吧。”

来自我的小叛逆，居然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。

那年春节，我们直系之家的6名成员，我爸，我妈，我弟，弟媳妇，侄女，还有我，从天不亮的清晨出发，下午将近5点的时候，来到了大理的蔚蓝天空下。

我仰头望天，对他们长长叹息着说，这一趟值了吧？

那是我们全家的头一回春节自驾。

我至今记得，车过贵州时，那道长长的斜坡，曾经带给我的惊悸，考验着我那有些生疏的车技，也考验着我那辆Jeep指南者的刹车片。

后座上母亲的念叨，在记忆里重新响起：幺儿，慢点儿哈，莫像你弟娃开得那么野！

我还记得我们入住的那间民宿，木制的地板，不隔音的房间，我们隔墙喊话、嬉闹，一家子瞬间重回同居一室的童年时代。

我是大理的常客，此前几乎每年都会数度往返，在那个对我们全家都显得新鲜而奇特的春节，我极力想要做到的，就是把我知道的大理的所有美好，都献宝似地展示给家人们。

我带他们去吃了我最爱的那家广东人开的私房菜。餐馆建在一片竹林里，我们去的那晚排起了长队，胡子灰白的老板像北方人一样豪爽，没有半点拒客的意思，满口答应为我们一家特供一桌丰盛酒菜，条件是要在毗邻的跳蚤市场逛够两个小时。

漫长的等待，让资深糖尿病的我妈不得不吞咽了两块巧克力，抵挡随时可能来袭的低血糖。但她吃上了人生中第一次的菜脯蛋，赞不绝口。之后每回下馆子，她都要到处搜寻这道菜。

我带我父亲去了街边的一家精致咖啡馆。这个77岁的老人，竟是一个深度咖啡上瘾者。在那间店里，他消磨了一整个下午，喝一会儿打一会儿瞌睡，瞌睡醒了又接着喝。

记得那间咖啡店里里外外都刷成了雪白，我用手机为老父亲连拍了好几张相片，相片里太阳明晃晃的，把他那张皱巴巴的脸孔晒得通红。

风很大，从洱海直吹过来，将桌上的纸巾不止一次地掀翻到地上。

那风，我当然没有办法拍下来。

我们还去了崇圣寺三塔。我跟我妈说，金庸小说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段誉就是在这里出的家，我至今记得，那天她灰暗、疲惫的面色，怎样一下子明亮起来——她可是我家当仁不让的头号武侠迷，早在租书摊盛行的年代，就领先通读了金庸的14部武侠书。

洱海、双廊、喜洲等等，这些游客们通常打卡的景点，我们当然也没有放过。

说起来这趟全家总动员的大理游，真的并没有什么出众的特别之处。即使是所谓的自驾过年，也并没我们自以为的那么特立独行。

开车进古城，我们当即就被停车场里的拥挤阵仗吓倒，辗转了几个门，好不容易才在南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停车场里，安放下了我们的两台车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在外人的眼里难免平淡、琐碎，但在我的回忆里却熠熠闪光，有谁能真正懂得这内心交织的缠绵跟缅怀呢！

那年，在历经了漫长的12年的糖尿病史之后，我们并不知道母亲其实已来到了她生命最后的5年。

而耄耋门边的父亲，那年虽说依然脚步如飞，倔牛脾气不改，但我们同样没法预料到的是，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，他竟急遽萎靡，像是深秋里的一棵树那样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。

弟弟一直想要潜心作画，年后刚返重庆，过去69中美术班的同学，就为他在歌乐山上寻到了年租一万二的农家院子，他也得以埋首作画，直至今天。

弟媳迷上了瑜伽，从早到晚研习，两年之后，开始零零星星接收私教学员。

至于我，只过了不到一年零六个月，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报社，开始专心写作……

无形中，这趟春节出游，就这么成了我们一家6口人的人生分界线。

就像一条河，旅行结束，我们已不由分说地被冲到了河的对岸。

我的手机里，至今保存了那趟大理游的巨量照片，我将自拍杆高高举起，然后团团围坐的一家人统一望向手机镜头。

那样的镜头里，记录下了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浑然不觉的兴致勃勃。

我记得好几次，在餐桌边，我们谈笑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得高亢了起来。我的母亲更是前所未有地好几次仰脖喝下了一小杯红酒。

记得有一天，应该是从喜洲古镇返回，古城的石板路上，阳光正无声地转向傍晚神奇的古铜色。无意之间，我一个人落到了最后，而他们5个人，在我前方五六米的地方，组成一个散落的队伍。他们身后拖着的影子时近时远，但一眼就能看出，他们同属于一个紧紧相依、难以割舍的部落。

那趟春节自驾，在我心里，最终就定格在了这个无比动人的瞬间。

离家1100多公里之遥，一家人仍然可以齐齐整整走在一起，真好！

我立刻紧赶两步，加入了他们。

慢娃“赶年”

■南风子

月亮还微微地闭着，闭成一条蛾眉。家住酉阳乡间的慢娃就起来了。

他得意地往东边望了望。哼，围栏里的大公鸡，还没有动静。嗯，八面山的童子峰，还披着云雾在睡觉呢。

这两个“家伙”，睡觉的姿势，比自己还差。大公鸡睡觉，一只腿站着，另一只腿收到肚子下的羽毛里，脖子反转，长着一个大红冠子的头插进翅膀里。童子峰睡觉也是站着，还让云雾把脸盖得严严实实。慢娃呢，只是睡觉爱蹬被子而已。

他轻轻地走过院子，推开厨房门，怕把月亮惊醒。

月亮不容易呀，除了刮风下雨，夜夜到天上给人间点灯。才一会儿，灶台上的米、猪肉、猪杂、芋头、萝卜丝、白菜、海带、粉丝，一一卧进两个竹篮里。10分钟后，他来到了八面山脚下的暖井旁。葫芦瓢一侧，半瓢泉水就上来了。暖暖的，微微的甜。暖井的里里外外，都干干净净，谁给它淘过呢？寨子里的人，都爱这口井，夏天水冰凉，冬天水温暖。

慢娃在作文里写过：月亮寨有两只眼睛，一只是天上的月亮，一只是地上的暖井。谁把暖井这只眼睛“淘”得这么清凉呢。他一边想，一边舀水洗米呀、肉呀、菜呀。他洗着洗着，眼睛就酸了。他想起了远方打工的爸爸。他用手背揉了揉眼角。两股热泪涌了出来。他笑了，自己的脸上也有两口暖井了吗？

他提起菜篮往家走，童子峰醒了，从云雾中露出一张娃娃脸。他想起今年夏天上八面山养马。它有1000多米高，山势奇绝，壁立千仞。但是顶上呢，却有一大块平地，方圆七八里，夏天野草青青，颇有草原的风光。很多城里人去山上吹凉风，骑骏马，吃烤全羊。

慢娃的舅舅在山上开了一家农家乐，人手不够。慢娃就成了小帮手，喂马，遛马，洗马样样都来得。马儿膘肥体壮，像是从美术课本中的古画里跑出来的。

慢娃还牵马驮过一个客人游览过童子峰呢。那个客人嘴里笑个不停，手机拍个不停……当然，慢娃知道，舅舅今年给他的压岁红包也有点压手。

慢娃到家时，妈妈和小妹已经在洗锅洗碗，洗甑子了。

“哥，你赶年还真‘赶’。不慢呢。”

“我啥时候慢了，我是叫满娃。考满分的娃。”

“满分了不起了，我明年也要考双百分。”

“哼，小妮子，刚孵出的小鸡娃——嘴硬。”

慢娃原本叫满娃，这是父母的一个心愿吧，希望他的一生样样都圆满。由于他做什么都慢，或者说做什么都仔细所以显得慢，或者是小伙伴们总要以名字的谐音相互取绰号的原因，反正，他得了这个“慢娃”的“雅称”，怎么也甩不掉。

“别闹了，哥哥烧火，小妹打下手。”妈妈给两兄妹一人一个白眼，心里却甜丝丝的。

慢娃知道妈妈是要蒸甑子饭了。他的嘴巴湿润了。平时，用电饭煲煮饭；赶年呢，用甑子蒸饭。甑子有两层，是松木做的，有菱形纹路，很精致，是爸爸四年前亲手做的。那个时候，慢娃还在读一年级呢。

锅烧热，下米煮。15分钟后，慢娃给妈妈递上竹筲。米捞起了，滤好了。小妹在甑子的上层垫上纱布。妈妈把米倒进去了。慢娃洗了把手，跑过来把米压实。

米下得很多。老人说，赶年的饭一定要多蒸，要从过年那天一直吃到正月十五。这叫“有吃有剩，来年丰衣足食”。慢娃想：幸好现在有冰箱了，从前怎么能放那么久而不坏呢。

妈妈开始切猪肉，切一坨；小妹就用筷子一夹，把坨子肉放进装满米粉子的碗里滚一下。当海碗里的坨子肉，已经堆得尖尖的时候。两娘女才停下来，歇了一歇。

慢娃端过海碗，往甑子的下层里一倒，又把甑子的上层叠好。他就去灶门口了，往灶肚子里添青冈木、柏木。青冈木，能出好火，火焰大。柏木能飘出香气，蒸出来的东西香。

甑子饭呀，下层坨子肉，上层大米饭。

到这时，赶年宴算是准备好了一半。

妈妈开始做合菜了，小妹打下手。合菜就是把肉丝、猪杂、芋头、萝卜丝、白菜、海带、粉丝煮在一起，一锅烩。

酉阳方言里，“合”与“贺”的发音差不多，有祝贺打胜仗的意思在里面。今年放寒假时，他好奇地问语文老师，为什么我们过“赶年”呢？

老师就讲了一个民间故事。明朝时，土家族人在年关前夕，接到朝廷的一个命令：去沿海协剿外寇。军情严峻，人们决定提前一天过年，为出征壮士送行。壮士们及时赶到战场，立下了显赫的战功。后人为纪念这件事，提前一天过年便成了习俗。

妈妈和小妹，做合菜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。大公鸡也叫了起来。慢娃却爬上了床，要睡个回笼觉。月亮还在天上，淡淡的轮廓。腊月二十八的月亮，下午才下山呢。

时间嘀嗒嘀嗒走着……

月亮看见了，慢娃在梦中给桃树、梨树、核桃树割口子，小妹跟在他后头，踮着脚往割口喂米饭呢。这个月亮寨的习俗，两兄妹很早就懂了。人忙碌一年，过年要吃好的。树一年下来，抽枝长叶，开花结果也不容易，也得吃口好的。

月亮还看见了，他的父亲正在坐火车。他头顶的行李架上，有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。

慢娃能微闭着眼睛看人看东西，月亮也会呢。他俩是谁学的谁？

我们的春节故事

随春好

藏着硬币的汤圆

■刘腊梅

岁聿云暮，一元复始。

开启新年的第一道美食，当属汤圆。

我们的老祖宗对生活的理解和食物的尊重独具智慧又充满浪漫，发明的吃食和吃法，总是充满仪式感和文化内涵，比如初一的汤圆。

小时候家里每年吃汤圆，仪式隆重，程序讲究。

腊月将尽那几天，奶奶提前泡上糯米，每天换水，至除夕下午，鼓胀的糯米像要爆出浆来。

洗石磨，推汤圆，老磨咿咿呀呀，稠白的糯米糊糊汩汩而出，拿一个经纬细密的白色棉布口袋盛了，上面搁重物挤压沥水，继又放草木灰里吸水干燥。

另一头，花生芝麻小火煎香，杵碎，重又拿新熬的猪油复炒，调入红糖、冰糖、橘皮，混合浓稠，待冷却凝固，汤圆馅儿就做好了。

初岁一早，取出已成固体的面团，掰下两块，揉到软粘，分成乒乓球大小，包足馅料，搓得溜圆。

其间，奶奶将准备好的一枚硬币，随机包入某个汤圆，象征福气和财气，逗引小儿眼红嘴馋。

滚水下锅，复搅动，复续水，待汤圆浮肿，奶奶拿食指头轻点汤圆肚子，软了，熟了。

色如白玉，形似满月，轻轻咬开，满口生香，顺嘴流馅，要是心急，肯定被烫得满嘴生泡。

如果贪多，连午饭都省了。

吃了汤圆，孩子们开始给长辈拜年，拿红包，说好话，这一天，水为财，和为贵，财不外流，长辈不打骂，小孩不哭闹，和气美好，寓意新的一年里万事顺遂。

从初二开始，家里陆续来了客人，汤圆就是餐前甜点，做法又不同。

揉好的面团搓成食指粗细的长条，掐成指头大小的个儿，呈抛物线落入滚水，待浮起，再淋入自己酿造的米酒，白糖或者红糖调味。

作为正餐前的开胃甜点，米酒的清香甘甜佐以汤圆的软糯绵滑，简直是神仙佳肴。

有好食汤圆之客，两碗不够，三碗不多，到了正餐，胃里只容得下酒和甜蜜了。

几易春秋，物事更迭，汤圆身经百变。

大街小巷，各种口味和烹饪方式应有尽有，煮炸煎烤，冷热咸甜，花生馅儿芝麻馅儿红糖馅儿水果馅儿腊肉馅儿鲜肉馅儿……林林总总，花样繁多。

在这百十种味道中，食客吃的是口腹之欲。尽管口味丰富了，但汤圆的内涵却单薄了。

直到某天，孩子吃着汤圆，突然问我，汤圆里面的馅是怎么进去的？

我愣住了，惊觉我们的传统正在渐行渐远，溯其因，是父母们的怕麻烦——

肚子饿了，煮饭麻烦，外卖凑合，却少了温情。

每逢佳节，回家麻烦，发个红包尽尽心意，却淡了亲情。

想买新衣服，逛街麻烦，打开淘宝，过几天就送货上门，却少了乐趣。

甚至，随着年龄渐长，身体缺钙缺维生素，嫌食补麻烦，买回各种瓶瓶罐罐，从维生素ABC补到钙铁锌，但却失去了自然之味与烟火之气……

于是，我决定在今年初一的早晨麻烦一次。

带上孩子早几天到超市买回糯米，发泡，研磨，沥水，包入自己炒好的馅儿，并附上新年最美的祝福和祈愿。

当孩子吃到那个藏着一枚硬币的汤圆时，高兴得要飞，因为她一路见证了糯米到汤圆的华丽蜕变，感受到了传统美食的文化内涵，真正品出了汤圆的好滋味。

有滋有味的汤圆，开启了新年的幸福与喜悦，是团圆祝福，也是文化传承；是触动味觉，也是激扬情感，历前辈至我辈及后辈，食之弥甘，情之弥坚。

惟愿我们不忘传统，不改初心，年年岁初，都能吃到充满福气和财气的汤圆。

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

春节，是时光隧道里最绚烂的烟火，每一朵绽放都装满了团圆与希望，照亮了归家人的心房。

春节，是岁月长河中最伟大的诗人，用祝福编织出曼妙的诗行，让每一份思念都有了归宿，每一声问候都充盈着力量。

每一个中国人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春节故事——

或欢欢喜喜地准备一家人的年夜饭，或惊喜地吃到一颗藏着硬币的汤圆，或自驾千里领略别处的风景，或为生命守岁，值守在工作岗位上……

无论怎样的春节故事，阖家团圆、辞旧迎新，都是永恒的主题。

当新年的阳光洒满大地，春节以它独有的方式告诉我们：万物复苏，草木更新。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春天总会到来，幸福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——编者

投稿邮箱：kjwtzx@163.com

为生命守岁

■杨小霜

急诊科的窗户贴上了春节的喜庆，窗户外是高高挂着的红灯笼，窗户内灯火通明，一股浓烈的饭香味从值班室的微波炉中飘了出来。

风很宁静，急诊科的长廊也十分安静。

李医生算得上是急诊科的一位老医生了，他是外地人，参加工作快30年了，定科后就一直在急诊科。

李医生的妻子是一位十分贤惠的女子，只要跟李医生对班，大多数时候能吃到可口的饭菜，因此科室里的人都喜欢跟李医生搭班。

但我没想到今年除夕会遇上李医生，还未到饭点，我就闻到了熟悉的饭香味，有一股妈妈的味道。

“叮铃铃……叮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。我收拾好外科急救包后唤了一声：“李医生，出诊了，有人骑摩托车摔伤了。”

救护车的声音划破了夜空，将所有的声音都隐去了，车窗外的道路两旁挂着的彩灯在不停地闪烁着，时而绿，时而红……

病人是李医生帮着抬上救护车的，我快速地建立了静脉双通道，将测量完的生命体征告知李医生，李医生经过仔细查体后对我说：“小杨，立即通知普外科，务必请他们提前到达急诊科前来会诊；给麻醉科打一个电话，请他们科室立即做好术前麻醉准备；对了，输血科也要通知下，备好悬浮红细胞……”

安排完这些之后，李医生简单地告诉救护车中的家属关于伤者目前的一些情况。李医生的话还未说完，家属便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，李医生抓着他的手说：“老大姐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会尽最大努力来救治的！”

救护车的声音回响在小镇上空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。

越是临近医院，这救护车的呼叫声就越大，一到达急诊科，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就将伤者团团围了起来，整个过程忙而不乱，有条不紊。

不到一刻钟，伤者就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我看着出诊单上的诊断，在心底默念了一句：希望你能挺过这难关，万事平安顺遂！

李医生回来时，推着科室的平车，看上去有些疲倦，汗珠已经将他的头发全部打湿。李医生提着饭盒朝值班室走去，此时的他饥肠辘辘。“叮”的一声，微波炉停止转动，李医生端着玻璃质的饭盒朝我走了过来：“一起吃点儿？毕竟你是跟我一起过除夕的战友呢！”

李医生的饭很香，整个急诊科的长廊里都充斥着这股香味，鱼香肉丝夹杂着青菜肉汤味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便屁颠屁颠地跟着李医生进了用餐区。

“真羡慕您娶到这么贤惠的婶子，托您的福，我也算吃上了热饭了。”李医生的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：“嗨，要是能跟媳妇孩子一起慢悠悠地吃上一顿团圆饭该多好啊！”

我有些后悔朝着李医生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又何尝不想念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父母呢。

“今年除夕，我们说点儿有意思的事儿吧！”李医生提示着。

“嗯，我们那边过年不能喝汤，不然一年到头都会被雨淋！”听到我这么说，正准备舀汤的李医生停下来了。

“那我还是别喝汤了，免得以后出诊去农村的时候，害你被雨淋……”

“也别说我了，您也不是本地人，也说说你们那边的习俗吧！”我大口大口地扒着饭。

“我们那边有守岁的习俗，在除夕这个夜晚，大家围着火塘坐着，嗑着瓜子，看着春节联欢晚会，然后迎接第二年的到来，老一辈人说这样会比较有福气！”

“那不跟我们值班差不多嘛！”说完我们就哈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临近午夜，李医生给手术室打去了电话，得知刚刚那位伤者已经做完手术。放下电话，李医生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
不一会儿，小镇上就充斥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这边起，那边落，那边落，这边起……此时，我觉得，这些欢欣的鞭炮声是春季的曙光，是一个家庭希望，更是重生的一个铺垫。